

曹雪芹著

脂硯齋評

石頭記

三

滿江出版社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借玉通靈
 為芥辛華
 存翰墨
 九平生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石頭記

三

曹雪芹著 脂硯齋評

漓江出版社

目錄

卷三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痴情子實意覓踪迹	六一九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六三一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攏翠庵	劉姥姥醉卧怡紅院	六四七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語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六六〇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六七四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六八八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七〇〇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难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七一五
第四十七回	馱霸王調情遭毒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七二九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七四一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 | | | | |
|-------|-----------|----------|-----|
| 第四十九回 |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 脂粉香娃割腥咳臆 | 七五四 |
| 第五十回 | 蘆雪廣爭聯即景詩 | 暖香塢創製春燈謎 | 七六八 |
| 第五十一回 |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 七八七 |
| 第五十二回 |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 八〇一 |
| 第五十三回 |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 八一六 |
| 第五十四回 |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 王熙鳳做戲彩斑衣 | 八三一 |
| 第五十五回 |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 八四七 |
| 第五十六回 |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 識寶釵小惠全大體 | 八六一 |
| 第五十七回 |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 慈姨母愛語慰痴顰 | 八七五 |
| 第五十八回 |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 八九四 |
| 第五十九回 | 柳葉渚邊嗔鴛鴦吃燕 |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 九〇六 |
| 第六十回 |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 九一五 |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痴情子實意覓踪迹

〔周按〕楊本回目獨存真本面貌。

〔蒙戚回前〕只爲貧寒不揀行，富家趨入且逢迎。豈知着意無名利，便是三才最上乘。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爲頭裡沒有好生吃，

〔周按〕頭裡，口語先前或昔時之義，是原筆。

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圓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說着便拉他在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知道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嬖嬖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去了，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盒子裡是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奶奶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叫你少喝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怎麼樣。說着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痴情子實意覓踪迹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三

六二〇

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只摸的我怪癢的。李氏道：『噯，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梯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帶在身上。我成日家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駝他。有個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送盔甲。有了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作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沒事兒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氏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上好話兒，』〔周按〕上好話，口語，謂給說好話。「還到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的上他。』」〔周按〕李氏，惜春等共讚鴛鴦，說得何等詳細，懇切，故知老太太若離了鴛鴦，一日也難生活。然而後文買赦，邢夫人夫婦要向老太太謀討鴛鴦，居心何在。蓋買赦慕鴛鴦之色倒在其次，欲因鴛鴦而可獲老太太之積蓄財物方是其真正居心。寶玉道：『太太屋裡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面老實，心裡有數兒。』」〔周按〕有數，謂不糊塗。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氏道：『那個也罷了。』」〔周按〕謂那丫頭也滿好了。罷了，為過得去，可不必苛求之意，實際卻是很高的讚詞。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

度量到個什麼田地。你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也得這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不是這個丫頭，他就得這麼遇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我們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如今只剩下我一個孤鬼了。李執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不是也有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人。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着滴下淚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杯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周按〕往前去，謂到怡紅院去，蓋吃酒在藕香榭，是北邊，而怡紅院在南也。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坐，再喝一杯茶。平兒說：不喝茶了，再來

罷。說着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的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見方近無人，纔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唬的你這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纔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何苦還操這心。平兒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拿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梯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周按〕於大觀園良辰美景，詩文酒宴熱鬧之中，筆墨忽然一

轉，轉到鳳姐偷用公款以謀私利之隱事，皆出讀者意外。此寫鳳姐才高而性喜小利，即此一項已達千兩銀之多，可驚亦可憂。可憂者，日後此等作爲必構成鳳姐之罪狀，以至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

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默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痴情子實意覓踪迹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三

六二二

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要有要緊事用錢使，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穀了，我打發人取去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來至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

何錯綜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

劉姥姥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炕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

〔庚雙〕妙文。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此則先見鳳姐，後見平兒也。

看姑娘來的，因爲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這個吃個野意兒，也算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嬪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到想着要吃呢，又没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兩三個。這麼兩三大隻，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穀。平兒道：那裡穀，不過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

一頓的錢，穀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已雙」寫平兒伶俐如此。劉姥姥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

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已雙」是八月中，當開窗時，細緻之甚。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

話到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姥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扛了那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罷。這可不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姥姥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說話兒，請了來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的緣分了。說着，催劉姥姥下來前去。劉姥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蒙威雙」想這一個姑娘，非下稱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南俗曰姑娘。此定是姑姑，姑娘之稱。每見大家有小童，稱少主妾曰姑姑，姑娘者，按此書中千人說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稱，亦南北相兼而用者無疑矣。平兒問：「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用的。平兒道：『你們到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痴情子實意覓踪迹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三

六二四

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來了。「己雙」分明幾回沒寫到賈璉，今忽閑中一語，便補得賈璉這邊天天鬧熱，令人却如看見聽見一般。所謂不寫之寫也。劉姥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周瑞

家的道：「當真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子頭晒着屁股纔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來，奶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罷。」「己雙」交代過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風（鳳）姐又甚一層，李執之語不謬也。不知阿風（鳳）何福，得此一人。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着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

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蒙戚雙」妙極，連賈玉一併算入姊妹隊中了。劉姥姥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

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嬛在那裡搥腿，鳳姐站在底下正說笑。「己雙」奇奇怪

怪文章，在劉姥姥眼中，以為阿鳳至尊至貴，普天天下人都該站着說，阿鳳獨坐才是，如何今兒見阿鳳獨踞哉。真妙文字。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

」「庚雙」更妙，賈母之號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曰老太太，在阿鳳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曰老菩薩，在劉姥姥口中則曰老壽星者，却似有數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各盡其妙，劉姥姥亦善應接。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

椅子來讓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蒙雙」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來看此句。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己雙」神妙之極，看官至此，

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去「云」作者心中編出，余斷斷不信，何也。蓋編得出者，斷不能有這等情理。劉姥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

麼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姥笑道：「我們生來是受

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一個。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了，耳也聾了，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困了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也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

「周按」兩位年老婦人對話，身份不同，富貧懸殊，而各自口吻活靈活現，惟妙惟肖，豈是一般憑空編造者所能乎。老太太自云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似乎謙辭，然又自心中說出真情實感之語。作者筆下總是如此，似虛而實。

說的大家都笑了。

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地裡的好吃。劉姥姥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到想魚肉吃呢，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着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看親戚一淌。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會他取笑兒。」

「周按」北方口語，即和他取

笑之同義語。

他是鄉屯裡的人，老實，那裡攔的住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賈母一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姥吃。鳳姐知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痴情子實意覓踪迹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三

六二六

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姥換上。「已雙」一段死夾（鴛鴦）身分，「蒙威雙」鴛鴦身分，權勢，心機。○寫賈母也。分寫出來了。那劉姥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

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却生來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個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周按」歇馬涼亭，舊時口中常語，可與前回酒淚亭之拙批參看。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

接連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來了，我就爬着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兒，白綾裙兒。「蒙威雙」劉姥「周按」姥姥口中描叙小姑娘之梳粧衣飾是姥姥心目中最美的打扮，姥口氣如此。也是當日之習俗實情。彼時婦女之頭髮必須梳得光亮，若有一根蓬

鬆，也被指為不端莊，不好看。

剛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唬着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頭們回說：南院裡的馬棚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周按」南院馬棚若依拙考，即今北京恭王府稍南之一處房屋，原是某王府之馬棚，後為樂仁堂樂家房產，今為郭沫若故居。賈母最膽小的，

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內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去罷。賈母足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來。」〔已雙〕一段爲後回

作引，然偏于寶玉愛聽時截住。

寶玉且忙着問劉姥姥：「那女孩兒大雪地裡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

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

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了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子只有一個兒子，〔周按〕此直指曹寅舊事。這兒子也只一個

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

伶俐非常，〔周按〕此直指曹頌事，着重生子今年纔十三四歲。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周按〕

劉姥姥說了兩個故事，一個若玉小姐，影射黛玉。一個是老奶子的愛孫，影射寶玉，無一筆虛設。

寶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悶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寶玉：「昨日擾了史

大妹妹，偕們回去商議邀一社，又選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偕們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偕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偕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偕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偕們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痴情子實意覓踪迹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三

六二八

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偕們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

〔周按〕黛玉此言直刺寶玉，語言高雅卻妙趣橫生。讀者至此無不為黛玉的伶牙俐齒同發一笑。此等文字貌似談諧卻暗

藏一段深意。蓋若玉即是黛玉的影子，故姥姥講若玉反響者獨黛玉一人。暗中過渡所謂抽柴，又即太虛幻境中黛玉冊子所繪枯木，判詞云，玉帶林中掛。柴即枯木成林也。

說着，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瞟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

時散了。背地裡寶玉足的拉了劉姥姥，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姥道：這老爺沒兒子，只有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嘆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姥姥道：因為這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也成了精咧。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閒曠，我纔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姥道：虧了哥兒告訴我，我明兒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兒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個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了。再粧成了泥像，〔周按〕粧，即莊嚴，佛家語。指佛像而言，轉為動詞，謂重塑神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姥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姥姥便順口胡謔了出來。寶

玉信以爲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茗烟幾百錢，按着劉姥姥說的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的回來了。寶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道：「爺聽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是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到說我沒用。寶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隲。我必重重賞你。』」正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裡的姑娘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戚回後〕此回第一寫勢利之好財，第二寫窮苦趨勢之求財。且文章不得雷同，先既有詩社，而今不得不用套坡公聽鬼之遺事，以振其餘響。即此以點染寶玉之痴。其文真如環轉，無端倪可指。

〔回後評〕茗烟尋找破廟一段，令人絕倒。然余謂姥姥騙了寶玉，茗烟也哄了寶玉。然寶玉甘受騙哄亦不自知，或知而不論，只謂於自己心上過不去處可以得到安慰，此即寶玉之痴情也。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痴情子實意覓踪迹

石頭記

周汝昌 校訂批點

卷三

六五〇

讀者至此，有情，多情者同所欣慰，感嘆，無情，薄情者則嘲諷而譏笑之。故知石頭記原為有情，多情者而寫，非人人所可解，所能讀者也。

自入第五九後，表面皆賞心樂事也，而特寫賈芸送花，鳳姐戲鴛鴦諺語（與賈璉有關），寫鳳姐的利錢，寫平兒為助，寫蟹之橫行（賈環）也，寫劉姥姥來，筆筆皆埋伏後半部家亡勢敗之大綱目。

此回中，賈芸送花，鳳姐戲鴛鴦諺語，與賈璉有關，寫鳳姐的利錢，寫平兒為助，寫蟹之橫行（賈環）也，寫劉姥姥來，筆筆皆埋伏後半部家亡勢敗之大綱目。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蒙威回前〕兩宴不覺已深秋，惜春只如畫春游。可憐富貴誰能保，只有恩情得到頭。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選席。寶玉因說道：『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別拘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什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

賈母聽了，說：「很是。忙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先起，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

〔已雙〕是「周按」掃落葉一語不在多言，情景已在目前。八月盡。落葉能掃，可見入秋已深，應是八九月間。

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到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

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着的拿下來使一天罷。』」

奶奶原